

道德真經註

經名：道德真經註。元吳澄註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本（簡稱粵雅本）。此註本將《老子》原文分為六十八章，無章名。

老 子

臨川吳澄述

老子，李氏，名耳，字聃。《史記口列傳》曰：字伯陽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脩道德，以自隱無名為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，強為我著書。於是迺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終。莊子曰：以本為精，以末為粗，以有積為不足，澹然獨與神明居。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。以懦弱謙下為表，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，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。以深為根，以約為紀，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古之博大真人哉。

苦音怙。藏去聲。強為上其兩切。下云偽切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一

臨川吳澄述

道經上

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，故以道字名篇，尊之而曰經。他本或作《道德經》上，則是以《道德經》為一書之總名，而分上下篇也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道猶路也。可道，可踐行也。常，常久不變也。名謂德也。可名，可指定也。道本無名，字之曰道而已。若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一道，則非此常而不變、之道也。德雖有名，強為之名而已。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，則非此常而不變之德也。○可道去聲而道同。強其兩切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

無名者，道也，天地亦由此道而生，故謂之始。有名者，德也，萬物皆由此德而生，故謂之母。

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

常即常道、常名之常。常無欲，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，此道之全體所在也，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。其指德言，妙以道言。妙者，猶言至極之善。常有欲，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，此德之大用所行也，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徼。其指道言，徼以德言。徼者，猶言邊際之處，孟子所謂端是也。○徼古吊切。

此兩者同，

此兩者謂道與德。同者，道即德，德即道也。

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玄者，幽昧不可測知之意。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，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。雖異其名，然德與道同謂之玄，則不異也。

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眾妙謂德。門謂由此而出。德與道雖同謂之玄，道則玄之又玄者，故道迺德之所由以出也。其妙之妙，道也，妙之合而為一本者。眾妙之妙，德也，妙之分而為萬殊者。

右第一章 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。張子曰：由太虛有天之名，由氣化有道之名。老子則以太虛為天地之所由以為天地者而謂之道，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為萬物者而謂之德。道指形而上之理，不雜乎氣者而言，莊子所謂常無有也。德指形而下之氣中有此理者而言，莊子所謂太一也。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為體，以柔弱不盈為用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

美謂美於他物，以質而言也。善謂善於其事，以能而言也。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，以有惡故有美，以有不善故有善，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，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。欲二者皆泯於無，必不知美者之為美，善者之為善，則亦無惡無不善也。

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

物之有無，事之難易，形之長短，勢之高下，音之闢翕，聲之清濁，位之前後，兩相對待，一有則俱有，一無則俱無，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。相形謂二形相比並，相傾謂一俯臨一仰視，相和謂一倡一和，隨猶隨風巽之隨相連屬也。五者皆言其偶，獨音聲不言者，蓋止曰闢翕清濁，則人不知其為言音聲也。言音聲則其有闢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，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。

○易以豉切。和胡臥切。屬之欲切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事而為則有不為者矣。惟無為則無不為也。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，惟無言則無不言也。

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

天地亦然。作謂物將生春時也，辭謂言辭，生謂物既生夏時也，有謂有言。不辭不有，此天地不言之教也。夫子謂天何言哉，百物生焉是也。

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

為謂物將成秋時一也，恃謂恃其能而有為，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，居謂處其功而自伐。不恃不居，此天地無為之事也。

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不去，常存也。天地不居成物之功，故其功長久而不去。○夫音扶。

右第二章 聖人以不事而事，故其事無所為；以不教而教，故其教無所言。無為不言，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，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。若有為之事，有言之教，則人皆知其為美為惡，而美與惡對，善與不善對，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。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，皆不出乎此章之意。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

尚謂尊崇之，貴謂寶重之，見猶示也。人之賢者，其名可尚上之，人苟尚之，則民皆欲趨其名而至於爭矣。貨之難得者，其利可貴上之，人苟貴之，則民皆欲求其利而至於為盜矣。蓋名利可欲者也，不尚之不貴之，是不示之以可欲，使民之心不爭不為盜，是不亂也。○見賢遍切。

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

四其字皆指民而言。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。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，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，未嘗不資夫貨也。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。強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，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強，未嘗不希夫賢也。○夫音扶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

謂使民皆無所知，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。

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

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，亦不敢為爭盜之事。然不敢為則猶有欲為之心，特不敢爾。

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為無為謂為爭為盜者皆無為之之心，如此則天下無不治矣。

右第三章 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。而虛心、實腹、弱志、強骨，後世養生家借以為說，其說雖精，非老子本旨也。

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沖字本作盥器之虛也，或疑辭不敢必也。道之體虛，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，盈則非道矣。淵，深不可測也。宗猶宗子之宗，宗者族之統，道者萬物之統，故曰萬物之宗。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。○沖直中切。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。

挫，摧也。銳，銛也。紛，糾結也。解，糾結者以觸取其銳也。凡銳者終必鈍，故先自摧其銳，以解彼之紛，不欲其銳也，則亦終無鈍之時矣。和猶平也，掩抑之意。同謂齊等與之不異也。鏡受塵者不光，凡光者終必暗，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，不欲其光也，則亦終無暗之時矣。夫銳者必鈍，光者必

暗，猶盈者之必溢，道不欲盈，故銳者摧之而不欲其銳，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。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己，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，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，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。湛，澄寂之意，道之體虛，故其存於此也，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，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。○夫音扶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問辭也。象帝之先，答辭也。子，父母所生者。象帝，天也。象言天有象，帝言天之主宰也。謂道果誰之子乎？天先乎萬物，而道又在天之先，則天亦由道而生，無有在道之先者矣。

右第四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

仁謂有心於愛之也。芻狗，縛草為狗之形，禱雨所用也，既禱則棄之，無復有顧惜之意。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，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，故以芻狗為喻。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，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。

○復符后切。著直略切。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橐籥，冶鑄所用，噓風熾火之器也。為函以周罩于外者，橐也。為轄以鼓扇于內者，籥也。天地間猶橐籥者，橐象太虛，包含周偏之體，籥象元氣，網緼流行之用。不屈謂其動也直，愈出謂其生不窮。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，化者常伸，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，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者。如此其在人也，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，故氣動有恒，而虛中之生出益多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數猶速也，窮謂氣乏。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，是速其匱竭也。不如虛心固守其所，使外物不入，內神不出，則其虛也無涯，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。中謂橐之內，籥所奏之處也。○數音朔。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

谷以喻虛，虛則神存於中，故曰谷神。谷即中之處而守之者神也，不死謂元氣常生而不死也。牝以喻元氣之濡弱和柔，上加玄字者，贊美之辭。玄牝者，萬物之母也，莊子所謂太一者，此或號之為靈寶後天之宗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門謂所由以出，根謂所由以生。虛無自然者，天地之所由以生，故曰天地根。天地根者，天地之始也，莊子所謂常無有者，此或號之為元始先天之祖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綿綿謂長久不絕，若猶云而也，存謂神之存，勤猶云勞也。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，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，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。

右第五章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久。

天地以其氣生萬物，而不自生其氣。

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，先謂尊高在上，外謂清靜無為不求益生，存謂長久住世，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，成其私謂身先身存。聖人非成其私也，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，假設眾人有心成其私者，言之則為能成其私也。

右第六章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，有道者之善也。其若水者，何也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，而不爭處高潔，迺處眾人所惡卑汙之地，故幾於有道者之善。幾，近也。○惡烏路切。
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

彼眾人所善，則居之善必得地，心之善必如淵，淵謂靜深。與之善必親仁，與謂伴侶，仁謂仁人。言之善必有信，政之善貴其治，事之善貴其能，動之善貴其時，時謂當其可。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，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。

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夫惟有道者之上善，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，有似於水，故人無尤之者。尤謂怨咎，眾人惡處下而好處上，欲上人者有爭心，有爭則有尤矣。

右第七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持，奉之也。已，止也。揣，捶之也。此章謂道不欲盈，而又以銳為比，言槃水者不可以盈，盈之則易至於溢，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。遂言捶錐鋒者不可以說，銳之財易至於挫，而不可長保其銳矣。盈之則不長保其盈，亦猶是也。○易以豉切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，何哉？蓋因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耳。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，乃合於天之道，此言不可盈之也。金玉謂富。驕謂盈。自遺謂由己所政，非由乎人。咎謂不能守之咎#1，功成名遂謂貴。身退謂不盈之者。天之道虛而不盈，故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。前言富後言貴，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，通貫前後。惟貴迺富，則富之中有貴，既貴必富，則貴之中有富。富貴二者相須而有，故驕盈而不保其富，是即不保其貴也；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，是亦長保其富也。

右第八章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載猶加也。陰魄為營，猶軍營之營。陽魂為衛，猶兵衛之衛。營者所以居士卒也，神加陰魄，魄抱陽神，交媾不離，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。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。專氣於內，薰蒸肌骨，極其軟脆，如母腹之嬰兒，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。神棲於目，目有所見則神馳于外，閉目藏視，黑暗為玄，雖玄之中猶有所覽，是猶有疵也，玄中所覽亦併滌除，妄見盡滅，然後無疵，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。○離去聲。

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，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內，然身雖有事而清靜自然，形不疲勞，所謂無為也，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。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入，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內，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，氣不粗猛，所謂為雌也，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。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，目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，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，無所辨識，所謂無知也，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。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生之謂氣之未生者，生之而有恒。畜之謂氣之已生者，聚之而無損。生之者雖有所生，而實無心於生之，故曰不有。畜之者雖有所為，而實無心於為之，故曰不恃。如為官長者，雖宰夫民，而實無心於長之，故曰不宰。此所以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。○畜敕六切。長知兩切。夫音扶。

右第九章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輻，輪之輻也。轂，輪之心也。無，空虛之處也。埴，和土也。埴，土之粘膩者。為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為陶器也。凡室之前，東戶西牖，戶以出入，牖以通明。車，載重行遠，器，物所貯藏，室，人所寢處，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，皆所以為天下利也。故曰有之以為利。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，則不可以行地；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，則不可以貯藏；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，則不可以寢處。車以轉軸者為用，器以容物者為用，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，皆在空虛之處，故曰無之以為用。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，所謂為利也，虛心無物所以生氣，所謂為用也，故取三物為喻。○和胡臥切。

右第十章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

得之貨令人行妨。

凡所欲之外物，皆害身者也。○行下孟切。

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但為實腹而養氣，不為悅目而徇物也。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，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。上言目盲、耳聾、口爽、心狂、行妨五者，下但言不為目，蓋舉一以包其四。董思靖曰：前章言虛中之用，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。然目必視，耳必聽，口必味，形必役，心必感，是不可必靜，惟動而未嘗離靜，則雖動而不著於物，乃湛然無欲矣。染塵逐境皆失其正，而要在於目，是以始終言之。夫子四勿，必先曰視。六根六塵，眼色亦居其首也。

右第十一章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

寵猶愛也，名位之尊，人以為榮，反觀之則辱也，故知道者不愛，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，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。貴猶重也，貨財之富，人以為大利，反觀之則大息也，故知道者不貴，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，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。

何謂寵辱，辱為下。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。

謂之辱者，以其為卑下而不足為尊高也。或者食慕於未得之先，一旦得之而驚焉，迷戀於既得之後，一旦失之而驚焉。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，故曰寵辱若驚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

人有此生，憂慮百端，戰兢保持，死而後免。身為大患，無可奈何，貨財之為大患則身外物也，棄而不有，何能為累。或者不知外物之輕，視之一如吾身之重，推恐喪亡其所有，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，故曰貴大患若身。○喪息浪切。

故貴以身為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亂則可以託天下。

天子之尊，四海之富，皆以其身為天下者也。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，不肯以之為天下，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，夫惟如此，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。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。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，所以可受唐虞之禪。彼寵其辱以為榮，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，鄙夫爾，何可付之以天下哉。貴以身為天下，富以身為天下，老子之意善矣，而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。○為雲偽切。夫音扶。與音豫。

右第十二章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

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，目視之而易見，夷謂平夷，夷則泯役無進，故之不見。聲之繁密者，耳聽之而易聞，希謂希疏，希則間闊無聲，故聽之不聞。形之章大者，手搏之易得，微謂微茫，微則杳漠無形，故搏之不得。夷希微三者，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，故混同無所分別，而名之為一。曰夷曰希曰微曰一，皆指常德而言也。

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

其亦謂德也，其上其下猶《易》言形而上形而下也。繩繩，往過來續而不絕也。復，反還也。無物指道而言，德之上，道也，道無名，故不皦。德之下，物也，物有形，故不昧。德在有無之間，雖若有名而不可名，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，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。道，無物也，故無狀無象；德，有名也，故可狀可象。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，故曰無狀之狀#2，無象之象。似有似無，故曰惚恍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惟其惚恍不可名，故迎之於前，隨之於後，而皆不可見。古謂在先，今謂在後，有謂萬物，德者其源出於道，其流溥於萬物，故曰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古始者，道也，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。道紀者，德也，謂道散為德，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。能知此道則知此德，為道之紀也。

右第十三章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

士謂有道之士，旁達曰通，妙萬物者，無所不通其妙也，微而不顯，其通也，玄而難辨，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，其中深不可測，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，下文七者是已。

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兮其若客，渙兮若冰之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

豫猶皆獸名。豫，象屬。猶，犬子也。象能前知，其行遲疑，犬先人行，尋又回轉，故遲回不進，謂之猶豫。冬涉川者怯寒，畏四鄰者懼敵，是以遲回而不進，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，其容如此。儼，矜莊貌。若客，隨而不迎也。渙，解散貌。若冰將釋，融液而不凝滯也。敦，篤厚貌。樸，才未成器也。曠，空豁貌。若谷，虛而善應也。渾，黃濁貌。若濁，美惡玄同不自潔也。

○渾胡衮切。解音蟹。

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

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，濁者動之時也，動繼以靜則徐徐而清矣

。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，安者靜之時也，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。安謂定靜，生謂活動，蓋惟濁故清，惟靜故動，以是推之，則曠者不盈而盈，敦者不器而器，渙者不凝而凝，儼者不為主而主，猶豫者不為先而先，從可知矣。老子之意大率如此，後章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此意也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成謂完備。凡物敝則缺，新則成，敝而缺者不盈也，新而成者盈也，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，故能敝缺不為新成。章內七容，皆敝缺而不新成。

右第十四章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

致，至之而至其極處也，。虛謂無物，外物不入乎內也。極，窮盡其處也。守，固內禦外，如守城之守。靜謂不動，內心不出乎外也。篤，力不倦也。

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

作，動也，植物之生長，動物之知覺，皆動也。復，反還也，物生由靜而動，故反還其初之靜為復。植物之生氣下藏，動物之定心內寂也。

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

芸芸，生長而動之貌。凡植木，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于枝葉，是曰動，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于根，是曰靜。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，復于其初生之處，故曰復命。

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迺公，公迺王，王迺天，天迺道，道迺久，沒身不殆。

常者久而不變之謂，能知此者謂之明。昧者不知此，則不能守靜而妄動，以害其生，故曰凶。容謂形著而見于外，內有養者，其外貌自與人不同也。公者，一國之主，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。王者，天下之主，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。天謂與天為一也，與天為一則道在我矣，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。沒猶終也，殆謂損壽而危其身也。按殆字從歹訓危、訓將、訓近，凡字從歹者，多是死之義，殆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。死者氣盡而終，蓋有窮匱竟盡之意，沒身不殆，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。

右第十五章

大上，不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

大上猶言最上，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為，民不知有其上也。其次謂化義之君，民親之如父母，及仁義益著，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。又其次謂智慧之主，民畏之如神明，及智慧漸窮，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。信者，大道之實也。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，不能如上古之時，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，而

日趨於華，於是一降則用仁義，再降則用智慧也。○大音泰。

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此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。猶兮見前章。貴，寶重也。然，如此也。寶重其言，不肯輕易出口，如犬行之遲疑退却。蓋聖人不言無為，俾民陰受其賜，得以各安其生，及其功既成，事既遂，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，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

上文不知有之者，大道也。親譽之者，仁義也。畏侮之者，智慧也。自大道一降再降，已是三等，智慧又變為大偽，則共有四等也。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，則其變猶稍緩，智慧出而遄有大偽，則其變為甚亟。四者之分，與邵子所官皇帝王伯聖贊才術之等略相似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子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，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，蓋推廣言之爾。六親，父子兄弟夫婦也。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，則子之孝者迺其常分，不知其為孝也。瞽史不父，嚚傲參會，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。國謂君，家謂臣，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，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，不知其為忠也。商紂不君，姦回羣聚，而後知有三代之忠臣。

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，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

絕謂絕而不為。棄謂棄而不用。聖智，智慧也。巧利，大偽也。導民以巧，誘民以利，以工商之術率其民，如管仲治齊，衛鞅治秦是也。上文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，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。絕棄帝者仁義以反于皇之大道，則民復其初，子孝於父，父慈於子，如淳古之時矣。絕棄王者聖智以反于帝之仁義，則民利其利，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。絕棄霸者巧利以反于王之聖智，則雖未及帝之時，而思慮深遠，政教脩明，亦無有為盜賊者矣。

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
三者，仁義聖智巧利也。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，猶云附著也。皇之大道實有餘，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。帝者以皇之治為文不足，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。王者以帝之治為文不足，於是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。伯者以王之治為文不足，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。三者之治各令有所附著者，以文不足故爾，而豈知大道之民，外之相示以素，內之自守以樸。素者，未染色之絲也。樸者，未斲器之木也。質而已矣，奚以文為？惟其質而不文，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，其有私焉者少矣；民雖有心而似無心，其有欲焉者寡矣。

右第十六章

絕學無憂。

為學日益，必事事而為之，有一不能不知，則以為憂矣。惟絕之而不為，則無憂也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以下言為學則有憂之事。唯阿皆應聲，唯正順，阿邪諂。幾何言甚不相遠也。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。學應對者，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，而唯則為善，阿則為惡，其究相去迺甚遠，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，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

荒猶廣也。央猶盡也。畏阿之為惡則不敢阿矣，然此特一事爾，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為者，皆不可以不畏，其事甚多，而未易窮盡，此為學者之所以多憂也。

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然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

熙熙，和樂貌。泊，靜也。兆如龜兆之微拆。眾人之為學者，徇外以為悅，如享太牢而食，可悅口者甚美，如登春臺而觀，可悅目者甚備。我則泊然而靜，情欲未開，無端倪可見，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，一不知外物之為樂也。

乘乘兮，若無所歸。

乘乘謂寄寓於物。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。

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。

遺，失也。眾人喜其所得之多，我則一無所得而慊然若有失也。

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

沌如渾沌之沌一，冥昧無所分別也，作平聲，讀亦與莊子愚菟之菟同，謂無知也。○沌杜本切。

俗人昭昭，我獨昏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

昭昭，已明。察察，尤明。昏昏，已不明。悶悶，尤不明。俗人皆以有知為智，我獨無知而愚也。

漂兮其若海，飈兮若無所止。

如漂浮於海中，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；如飈飈之長風，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。

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

眾人皆有以者，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。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痛痒者。鄙謂鄙人。我獨頑然無知，有似遠鄙之愚民也。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，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。

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。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四節，言人之為學者務多能，而我獨一無所能。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祖鄙四節，官人之為學者務多知，而我獨一無所知。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，而我之所貴者，則大道之玄德也。玄德者，萬物資之以養，所謂萬物之母也，故曰食母。食母二字見《禮記口內則篇》，即乳母也。司馬氏曰：乳哺元和。○食音嗣。

右第十七章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一竟

#1 守之咎：『咎』疑衍。

#2 無狀之狀：原本脫『之狀』，据粵雅本補。

#3 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：粵雅本及通行本此句在『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』後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二

臨川吳澄述

道經下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

孔德猶言盛德。容謂有而可見者。從，由也。萬有皆本乎德，凡形氣之可見者，德之容也。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，由道中出。

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

德自道中出，而道則無也。德者，道所為物而似無似有，不可得而見，故曰恍惚。

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

其字指德而言。物者，物生以後之形。象者，物生以前之氣。德雖恍惚惚恍不可見，然形之可見者成物，氣之可見者成象，皆德中之所有。先儒謂沖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，此也。
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

恍惚雖不可見，而似無似有，猶似可見。窈冥則昏昏昧昧，全不見矣，此道之無也。其字指道而言，精謂德也。有物有象者，德之容，皆其粗也。德者，有物有象之本，迺其精也。莊子曰：以德為本，以本為精。上文言物象本乎德，此言德出乎道。

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二其字又指德言。真謂道也。信，實也，與真字同義。物象為粗而德為精，其為精者，迺甚真之道也。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。上文言道之中有德，此言德之中有道，蓋道即德也，德即道也，首章曰：此兩者同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

不去謂常存也。閱猶歷也。甫，美也。眾甫，萬有也。萬有之美有時變滅，惟孔德由道中出者，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，故以不去二字名之，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。

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然，如此也。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？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。

右第十八章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

曲，一倫也，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莊子》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，曲者，不全也。然能專攻其所偏，致精乎此，旁達乎彼，舉一反三，通一畢萬，久必會其全也。自初即欲求全，則志大心勞，分而不專，終不能全矣。枉者，不直也，尺蠖之屈而枉，所以能伸而直。窪者，不盈也，科坎之陷而窪，所以能受水而盈。敝者，不新也，秋冬之凋而敝，所以能逢春而新。少者，不多也，少則多，一句變文析為二句，少則易於有得，所以能積累而多。貪多則雜而生惑，於一旦無所得，豈能多乎？不欲直，不欲盈，不欲新，不欲多，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，皆不求全之推也。
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此一句為一章宗旨，通貫上文下文之意。一者，冲虛之德也。式以在車為喻，高在憑較，卑則憑式。聖人抱此冲虛之德，濡弱謙下為天下式，如上下文五者，皆冲虛之德，自處於卑也。○較音角。

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自見猶云自炫，明謂智之明，不自見者，用晦而明也。自是猶云自賢，彰謂名之彰，不自是者，闇然而日彰也。誇其功曰伐，功謂事之成績。負其長曰矜^{#1}，長謂能之過人。人不自見，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，皆不爭之餘也。○見賢遍切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誠全而歸之。

曲則全三字，古有是語，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。章內抱一為綱，曲則全以下五者，夫惟不爭以上五者，凡十事為目，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詠也。故重述於章末而曰：古人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為此言而無其實哉。蓋之其誠實能全，而遂以全之效歸之也。

右第十九章

希言自然。

聽之不聞曰希，希言，無言也。得道者忘言，因其自然而已。

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

飄，狂疾也。驟，急暴也。自旦至食時為終朝，自旦至暮時為終日。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，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，皆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。天地反自然之常，其為怪變尚不能久，不及終朝終日而止，況人而不因自然可乎？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

從事於道，謂以道為事也。道者，有道之人。德者，有德之人。失者，庸下之人，所為不能無失者也。同，與《莊子口齊物論》之齊相近，謂與之合一，不相非異也。惟因其自然而希言，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，皆視之一同而非異。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，無所容言矣，至若失者，他人雖以為失，彼則自以為是，固亦有自然之是也，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，而迺妄言以非之哉？莊子曰：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無言。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。○齊與言與音余。

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

道德之人以我同之，印證參同，夫何間然。失者之人以我同之，亦或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，則三者之人皆以我伺之而有得也。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，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，則其待人也，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焉，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，豈能如此玄同也哉。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。立與行亦因其自然，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趺立，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，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，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，終必不可立，不可以行而遂廢。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，自是者之終不能彰，自伐者之終無其功，自矜者之終無所長，亦若此焉爾。食之不盡者曰餘，肉之附生者曰贅，物兼人與鬼神而言。自見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之人，若律之於自然之道，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，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。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，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，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。或曰行讀如形，古字通用。司馬氏曰：棄餘之食適使人惡，附贅之形適使人醜。蘇氏曰：飲食有餘則病，四體有贅則累。

右第二十章 此章自然二字為宗旨。希言而玄同，自然者也。風之飄，雨之驟，立之跂，行之跨，食之餘，行之贅，非自然者也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前章道之為物，物謂德也。此章有物混成，物謂道也。混渾通，混成謂不

分判而完全也。先天地生，首章所謂天地之始，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。

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

寂，闐靜也。寥，虛廓也。言其無聲無形也。獨立乎萬物之表，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，故曰不改。周行乎萬物之中，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，故曰不殆。天下母者，德也，而德者道所為，故為天下母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

此物無可得而名者，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，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為之字。字者，名之副而非名也。字不足以盡之，不得已而強名之，曰大。至大莫如天，而天亦在道之內，則天未為大也。此道其大無外而莫能載焉，故大之一言，庶乎可以名之爾。

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

逝謂流行不息。遠謂悠久無疆。反謂無有無名。蓋萬有皆有，惟道皆無，無與有相反，故曰反。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，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。不息而久，久而無有，所以為道，若有則非道矣。下篇曰：反者道之動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莊子曰：太初有無，無有無名。蓋謂此也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

王謂聖人之有位者。古今惟道最大，無可與比，此以天地聖人與道，並言而曰四大，何也？蓋天地得此道以為天地，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，其所以能大者，以其有此道也。王之下特加亦字，又特言王居其一，蓋氣之至大者天，形之至大者地，聖人之身眇然而立乎兩間，以其道同乎天地，故其大亦同乎天地，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。
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人者，聖人也。法者，水平之準，與之平等如一也。人之所以大，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，故曰法地。地之所以大，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，故曰法天。天之所以大，以其與道一，故曰法道。道之所以大，以其自然，故曰法自然。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，自然者，無有無名是也。

右第二十一章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

根，本也。躁，動也。君，主也。輕以重為本，動以靜為主也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

君子吉行乘乘車，師行乘兵車，皆輕車也。輕車後有輜車，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，謂之重車，雖乘輕車而終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。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。師者，人所尊事以為法者。資者，如以財貨給人，俾人籍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。彼善而此不善，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遠，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

，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。彼不善而此善，以彼之不善，與此之善者相形，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，則彼人之不善迺為此善人之資也。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，故曰資。然善不善之名對立，豈有道之世哉。下文言有道者歡使世之人不以善名，亦不以不善名也。

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。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愛猶云喜好也。要猶云至極也。妙者，玄不可測。使不善者之遇善人，雖可以為己之師，而不貴重之也，蓋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。使善者之遇不善人，雖得以為己之資，而不喜好之也，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。善不善之名俱泯，一概玄同，無可分別，雖有智者，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為善孰為不善，斯迺妙不可測之至極，曰要妙。

右第二十三章 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，後二節言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。其不彰不可名之名者，謂之襲明。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，謂之要妙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

白謂光明，黑謂塵暗，無極謂無所窮盡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

雄謂剛強，雌謂柔弱，嬰兒謂無所識知。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迺足，復歸於樸。

榮謂尊貴，辱謂卑賤，樸謂木質未斲為器。此章之意，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，以歸于太初之道。常德者，冲虛不盈之德，故寧黑毋白，寧雌毋雄，寧辱毋榮。知其守其者，雖知彼之可尚，然寧守此而自處於下。乘車之式，流水之谿谷，皆謂自處於下也。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，不相離而德足乎己矣。既全此冲虛之德，迺可復歸於太初之道，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。曰無極，曰嬰兒，曰

樸，皆以喻太初之道。

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木樸之未徹也，抱其天質之全，及破碎其全，則散之而為所斲之器。聖人之未用也，蘊其內德之體，及發露其體，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。官天下之長者，天子也。官一國之長者，諸侯也。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，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。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全，則已散如未散。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全，則已用如未用。蓋以不散為散，不用為用也。凡有所裁制者，必須以刀割裂其全，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，故不割裂也。大散不散，大用不用，亦如大制者不割也。

右第二十四章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。為謂作為。取天下者德盛，而人自歸之爾。苟若有所為，則是欲用智力以強服天下，豈能得天下之歸己哉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天下者至大之器，有神司之，不可以智力有為而得。敗謂不成也，彼以智力為之者，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，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，故曰為者敗之。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，既得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。譬如寶器，若常執之在手，不須與舍，惟恐其或失者，反不能保其不隕墜而失也，故曰執者失之。

凡物或行或隨，或响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隕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。有天下者，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哉。蓋得失存亡之相禪，如行隨响吹強羸載隕八者之相反而相因，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，而處之有其道焉。凡過盛必衰，衰則亡之漸也，惟不使之過盛，則可以不衰，而又何有於亡。甚也，奢也，泰也，極盛之時也。去甚者，欲其常如微之時。去奢者，欲其常如儉之時。去泰者，欲其常如約之時。能不過盛，則可以保天下之不亡矣。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，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，蓋此意也。蘇氏曰：或行於前，或隨於後，或响而暖，或吹而寒，或強而益，或羸而損，或載而成，或隕而毀，皆物之自然，勢之不免者也。愚人私己而務得，迺欲拒而違之，其禍不覆則折。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，去其甚，去其奢，去其泰，使不至於過，而天下無患矣。董思靖曰：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，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。

王氏曰：以道佐人主，尚不可以兵強天下，況人主躬於道者乎？蘇氏曰：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，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，雖或能勝，其禍必還報之。楚靈、齊潛、秦皇、漢武，或以殺其身，或禍其子孫，人之所毒，鬼之所疾，未有得免者也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政和註曰：下奪民力，故荊棘生；上違天時，故有凶年。蘇氏曰：兵之所在，民事廢，田不修；用兵之後，殺氣勝，年穀傷。凡兵皆然，況以兵強天下邪？

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謂果而勿強。

兵之善者，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，不敢阻兵弗戰以取勝而為強也。蘇氏曰：勿矜、勿伐、勿驕、不得已四者，所以為勿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不道早已。

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，故能不老。而長年若壯則必老，此不道者也。不道者早已，言其不能久也。蘇氏曰：壯之必老，物無不然，惟有道者成而若缺，盈而若冲，未嘗壯，故未嘗老，未嘗死。以兵強天下，壯亦甚矣，能無老乎。

夫佳兵者不祥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佳猶云嘉之也。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灾也。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

此指言不處之實，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之位，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。

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謂其殺人迺凶灾之器，非吉慶人所用之器也。恬者，不歡愉，淡者，不濃厚，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。為上謂不好用兵，迺為可尚也。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，亦不肯以為美事。

美之者是樂殺人也。樂殺人者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

此推言不美。若以戰勝為美事，是以殺人為樂也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，要終而言之以示戒。

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。

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。

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主之。

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。

右第二十六章

道常無名。

此言道也。

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樸指道，言道彌滿六合，而斂之不盈一握，故曰小。至尊者道，故人之體此道者，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。侯謂一國之君。王謂天下之君。若能守此道，則萬物尊之為主而將自賓矣。自者，非我欲其如此，而彼自如此也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道之功普遍於天下，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為甘露，雖無人使令之，而自能均及於萬物。萬物生畜於此道之中，故有道者可以為萬物之主，而萬物咸賓焉。蘇氏曰：甘露被於萬物，無不均徧。聖人體道以應諸有，亦如露之無不及

者，故能實萬物也。

始制有名，

此言德也。始者，道也。制，制作也。猶言為也。有名者德也。道無名，自道而為德，則有名也。

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

道之無名而為德，則名亦既有矣，故人之用此德者，當知止於德，不可再降而下也。將猶晉人將無同之將，辭之不迫者也。老子以道為上德，言在德之上，以仁為下德，言在德之下也。又言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七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，故專言道德而槌提仁義，蓋以仁義下於德也。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，其意若曰自無適有，當知至於德而止，不可再適也。德之有名，已下於道，復下於德可乎？知止於德，則猶未遠於道也。不殆，不窮匱也，謂可長久不敝壞也。蘇氏曰：聖人豈徇名而忘樸，逐末而喪本哉，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上文言自無而有，當止於德。此又言自有而無，當復於道。蓋道之在天下，猶江海為眾流之所歸。德者猶谿谷之眾流，德而復歸於道，則猶谿谷之會同于江海。

右第二十七章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

智能知人，徇外之智爾。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，故謂之明。有力能勝人，恃外之力爾。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，故謂之強。

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

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，則無所歆羨而常有餘，惟明者能之。能克己而又能勇於善，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，惟強者能之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惟明惟強，則見真守固，逮至查滓消融，功用純熟，思為俱泯，神化脗合。住世之時，各隨所在而此心不失，始終如一，故謂之久。厭世之後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，古今不二，故謂之壽。

右第二十八章 或曰：老子之道以昧為明，以弱為強，而此章言明言強，何也？曰：老子內非不明，外若昧爾。內非不強，外示弱爾。其昧其弱，治外之藥。其明其強，治內之方。並行而不相悖也。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

汎，廣也，謂如水之汎濫洋溢。道之廣無所不在，或左或右，隨處而有，取之左右，無所不可也。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而不居。

恃，賴也。生謂春生之始，萬物賴道以生，而道則無言，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。功成謂冬藏之時#2，宰物之功既成，而道不居其功也。

衣被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矣。

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。春生之時，道普徧萬物，如以衣衣之，以被被之，所謂元亨播羣品，元亨誠之通，而道不自為之主。常無欲謂其無心也。此一本之散為萬殊，迺道之分而至小者，其可名之於小矣乎？蓋不可也。若其可名，則非不辭，不為主，常無欲之道矣。○衣去聲。

萬物歸焉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矣。

此申言功成而不居。冬藏之時，萬物反本復命，會歸于一，所謂利貞固靈根，利貞誠之復，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。此萬殊之合為一本，迺道之總而至大者，其可名之於大矣乎？蓋不可也。若其可名，則非不居功，不知主之道矣。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名三字，可名於小矣、可名於大矣二句，蓋設為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，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，如前章能無離乎？能嬰兒乎？能無疵乎？能無為乎？能為雌乎？能無知乎？一本無六乎字，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，此其例也。又如《大雅詩》曰：有周豈不顯乎？帝命豈不時乎？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，帝命不時，亦其類也。

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，以其不自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此章言天地之道，結語乃言聖人，蓋聖人與天地一也。歲功成，而萬物歸，道之至大也，而天地不居其功，萬物不知所主，是天地之道雖大，而不自以為大。聖人亦若此矣，是以能成其大也，亦以其道大而不自以為大，故能成其大焉爾。

右第二十九章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執謂體之而不違。大象喻道也，下篇云：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往，歸往也。不害謂利。言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，民既歸往，而聖人以不利利之。蓋利之以利，則有利亦有害。利之以不利，則常利而不害，則民得以常安，常平，常泰也。政和註曰：安則無危，平則無訛，泰者通治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既，盡也，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，惟道之利人，以不利為利，故能久也。樂者，歌吹舞蹈之聲容。餌者，飲食之味，饗燕之禮。設樂設餌以悅樂賓客，然客既過去，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，暫焉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。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，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，然用之則能常安，常平

，常泰而無可盡之時，非如樂餌暫焉悅樂而已，故曰用之不可既。

右第三十章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是謂微明。

歛，闔也。張，開也。老子謂反者道之動，又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。故其所為大槩欲與人之所見相反，而使人不可測知，故借此八者相及之四事設譬，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、弱勝強六字，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，而章首先借善行、善言、善計、善閉、善結五者為譬也。孫吳申韓之徒，用其權術陷人於死，而人不知，論者以為皆原於老氏之意，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，有以啟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，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，亦過矣。註者又欲諱護而為遁辭，蓋胥失之。視不可見曰微，微明者，微其明也，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，猶前章言襲明也，人但見其張之、強之、興之、與之，而不知其欲歛之、弱之、廢之、奪之也，故曰微明。○歛音翕。

柔勝剛，弱勝強。

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，彼強而我欲以強勝之，不亦難乎？我以柔弱自處，則剛強者不我忌也，而終於能勝之，何哉？蓋與之相反，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。蘇氏曰：天下之剛強方相傾軋，而吾獨柔弱以待之，及其大者傷，小者死，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，此所以勝也。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哉？知勢之自然，而居其自然爾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魚脫於淵，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。國之利器以示人，人見其為利且將效之，或求過之，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。不脫於淵，不以示人，則不可測知，所謂微明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主意在第二節柔勝剛弱勝強六字。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，第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。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

道之無為，久而不變，非特暫焉而已，故曰常無為。雖一無所為，而於所當為之事，無一不為也。若無為而事有廢缺，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？此之無為，蓋性焉安焉者也。

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

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，則雖無心於化物，而物將自化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

欲謂有心為之。作猶起也。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，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，欲之之心一起，則非無為之道矣。吾欲作者之自吾也。鎮謂壓定

使之不起。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。欲作之時，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，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。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，則其欲亦將不欲矣，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。

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靜者，作之反其始也。欲作既以道鎮之，則欲者不欲，而作者靜矣，故雖無心於正天下，而天下將自正。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，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，後二節言好靜而民自正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二竟

#1 曰：原作『曰能矜』，『能』衍，據粵雅本刪。

#2 冬藏之時：『時』原脫，據粵雅本加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三

臨川吳澄述

德經上

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，故以德字名篇。篇名非有意義，釋者迺謂上篇專言道，下篇專言德，其失甚矣。他本或作《道德經》下，今按：道經德經云者，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，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為《道德經》，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。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此以道與仁對言。上德者，在德之上，道也。下德者，在德之下，仁也。道無為，不以德為事，故曰不德。有德者，德在道之中也。煦煦為仁，惟恐失其德，故曰不失德。無德者，不能有其德也。

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

又以道與仁對言。以猶用也，言道之無為無用於為也，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為矣。

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

此以德與仁對言。上仁者#1，在仁之上，德也。上義者，在義之上，仁也。德雖為之而亦無用於為，固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無以為，然過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。

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

此專言義。上禮者，在禮之上，義也。攘，部也，猶言捋也。仍，就也。義不足感人，故為之而莫之應，人不來就我，則我將往就人矣，故捋卻其袂於臂，以行而就之也，甚言其勞拙之狀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

結上文，起下文。

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也。

此兼言禮智忠信者。德之厚也，漸變而薄，一降為仁，再降為義，三降為禮，而忠信之厚德薄矣。禮者，欲其理而不亂也，而適以基亂，故曰亂首。前識猶先知智也。道猶木之實。未生之初，生理在中，胚暉未露，既生之後，則德其根也，仁其榦也，義其枝也，禮其葉也，智其華也，根榦枝葉華自道中生。智者欲其哲而不愚，而適以肇愚，故曰愚之始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結上文處厚不處薄，謂貴德而不尚禮，居實不居華，謂體道而不用智。彼謂薄華，此謂厚實。

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上篇首章分說道德，下篇首章分說道德仁義禮智。吾之所謂道德仁義禮智，以其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者曰道，以其人物之所得於天地者曰德。德其統名，分言則四。得天地生物之元以為德，而溫然慈愛者曰仁；得天地收物之利以為德，而截然裁制者曰義，得天地長物之亨以為德，而粲然文明者曰禮，得天地藏物之貞以為德，而渾然周知者曰智。老子則以道為無名，德為有名，自德而為仁義禮智，每降愈下。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，在德之上，故曰上德；以德為二，在仁之上，故曰上仁；以仁為三，在德之下，義之上，故曰下德上義；以義為四，在禮之上，故曰禮。而總名之曰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又繼之曰失義而後禮，以禮為五也。又先言夫禮，而後言前識，以智為六也。擬諸易卦之六位，則道初、德二、仁三、義四、禮五、智六。道實智華，實實虛華，初上為始終也；德根禮葉，根厚葉薄，二五為世應也；仁幹義枝，幹單枝坼，三四為比鄰也。道猶天也，包含徧覆萬有之原。德猶地也，忠信為土，四端所資。仁猶春也，德土禪木。義猶秋也，仁木禪金。禮猶夏也，義金禪火。智猶冬也，禮火禪水，各傳所勝也。

道一 德二 仁三 義四 禮五 智六

上德不德 上仁 下德不失 上義 上禮

是以有德 德是以無

無為而無 為之而 德為之而 為之而 忠信之薄 道之華

以為 無以為 有以為 莫之應 亂之首 愚之始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一也。

一者，冲虛之德，上篇所謂抱一，所謂為一，後章所謂道生一，皆指此而言。莊子謂之太一，又但謂之一，此迺自然之道所為，其用則虛而不盈，後而不先，柔而不剛，弱而不強。前章固屢言之，而此章盡發其蘊。得者謂得此一

以為德，以此故能若是。天地神谷四者，名異實同。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，凝聚而寧靜者曰地。神者兩間二氣之妙，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者，其用感應無方，故靈。谷則兩間空虛之處，張子所謂空虛即氣者，其氣充塞無間，故盈。貞猶木之楨榦，為天下貞猶曰為民極也。言天清地寧神靈谷盈，萬物之生生不窮，侯王立乎天下之上而為民極，其所以致之者，皆由得此一也。

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

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。裂，分判。發，震動。歇，不能感應而靈。竭，不能充塞而盈，滅，息滅而不生。蹶，傾跌而失其位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乎？

此章以六者並言，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字，專為侯王言之。蓋侯王之位貴且高，而冲虛之德不欲盈，惟當自處於下賤也。孤如無父，寡如無夫，不穀，不善也，皆不美之名，非人所願有者，而侯王自謂，是以下賤自處也。先云賤為本，下為基，而後但云賤為本，舉一以包二者，省文也。

故至譽無譽，不欲碌碌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碌碌，玉貌。珞珞，石貌。人之名譽彰彰有聞，特淺小之譽，必泯沒其譽。人無得而稱，迺譽之至也，亦處賤下之意，不欲分別美惡使人見碌碌粹美者之為玉，珞珞麓惡者之為石也。蓋人見其美惡，則美者必有譽，不能使之無譽矣。兩節皆言冲虛不盈之德，如此迺為侯王之能得一也。

右第三十四章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

道之靜則無，動則必與有相反，反者無而不有也。道之體則虛，用則必以弱為事，弱者虛而不盈也。此二句一章之綱。

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自此至善貸且成，皆詳言反者道之動。萬物以氣聚而有形，形生於氣，氣生於道，氣形有而道則無，無與有異，故曰反，言道以反而動之由也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此言人之能知，以反而動者。道與物反，故惟上士有識者能勤而行之，中士之識已不及而若存若亡，下士無識，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。識之者鮮，此道之所以可貴也，若皆能識之，則不足以為道矣。

故建言有之：

此句起下二節，謂昔之立言者。道之相反，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。

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

此言動而相反之事。葆光用晦而若昧，迺所以為明。寧後毋前而若退，迺所以為進。若絲之有類而不勻，迺所以為平均。

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得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

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。若谷之注下，迺所以為高上。若色之污辱，迺所以為大白。若狹小不足，迺所以為弘廣。若偷惰不立，迺所以為建立。質真皆實也，猶云實之實也。渝，不守信也。必守信而後為實，實之實者反若渝而不信。有隅角而後為方，方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。成而後為器，器之大者，其成反難而遲。聲雜比而後為音，音之大者，其聲反疏而希。可見而後為象，象之大者，反無形之可見。

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此終上文二節之意。道隱於無名，迺能徧付與於萬物而無虧缺。以上所言，皆動而相反者也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冲氣以為和。

自此至天下希及之，皆詳言弱者道之用。道自無中生出冲虛之一氣，冲虛一氣生陽生陰，分而為二，陰陽二氣合冲虛一氣為三，故曰生三，非二與一之外別有三也。萬物皆以三者而生，故其生也，後負陰，前抱陽，而冲氣在中以為和。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。萬物之生以此冲氣，既生之後，亦必以此冲氣為用，迺為不失其本。以生之本冲氣虛而不盈，故曰弱。此言道以弱而動之因由也。

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

此言人之能知，以弱為用者。曰孤寡不穀，皆非強於人之名，迺人所惡而不好者，而王公以此為稱，是以弱而用也。

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

此句起下二節。弱者損之也而迺所以為益，強者益之也迺所以為損，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。

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此言用弱之事。梁亦強也，以木絕水、以木負棟皆曰梁，取其力之強也。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，如子路之行行，夫子以為不得其死，後果死於孔悝之難。教父猶曰教之本，父謂尊而無出其上者也。人之所教，教以用弱，我亦以此教之。強梁而不能弱，必不能保其身，以強梁勝人之益，而有不得其死之損，所謂益之而損者，此最為教人之第一義，故曰教父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。

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。至柔與無有，皆弱也。馳騁猶云躡躑。無有謂無有查滓之質。無間，無中間罅隙可入之處。水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，氣無有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牆壁，以至柔無有之損，而有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，所謂損之而益者。柔能勝剛，無能入有，皆非有所為而自然，故曰無為之有益。

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此終上文二節之意。不言之教，謂宜弱不宜強之為教。不待言而知。無為之益，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也，其教人益人之義過於人。天下之以有言為教，有為為益，遠不能及此，故曰希及之。以上所言，皆用而以弱者也。

右第三十五章 按上章得一已專言用弱矣，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，何也？曰：二字一意也，反者邇所以弱之原，弱者指所以反之實，凡言反者即欲用弱，言弱者即是與羣動諸有相反，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。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

親猶云所愛，名與身孰為可愛者乎？多猶云所重，身與貨孰為可重者乎？名在身字上，貨在身字下者，便文以協韻爾。司馬氏曰：得名貨而亡身，與得身而亡名貨，二者孰病？

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

愛，愛名。大謂身也。以名比身，則身大於名，慕名者甚其愛，而愛身反不如之，必至耗費精神而損壽，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，故曰大費。藏，藏貨。厚謂身也。以貨比身，則身厚於貨，嗜貨者多其藏，而重身反不如之，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，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。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知內分有定，則足而不貴，故不致失譽虧行之辱。知外物無益，則止而不求，故不致損壽隕生之殆，而可長久也。

右第三十六章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

以成為成，盈為盈，直為直，巧為巧，辯為辯，小矣。若缺則非成，若沖則非盈，若屈則非直，若拙則非巧，若訥則非辯，迺為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。老子一書皆是此意，大抵相反而相為用，前章屢見，不待詳釋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。

陽之躁勝陰之寒，陰之靜勝陽之熱，亦相反而相為用也。

清靜為天下正。

清靜，無為也，心者無一塵之滓，寂然不動也。正猶正長之正，猶言為天

下君也。夫為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，然弊弊焉有為者，豈能為之哉？惟清靜無為者，無為而無不為，故能為天下正，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。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為對，各偏於一，惟清靜之靜無與為對，靜中有動，動靜一致而無所偏，故能為天下正。其論雖高#4，蓋非本旨。

右第三十七章

天下有道，却走馬以糞車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

却，退也。走馬，善走之馬。糞車，糞載之車。古者每甸六十四井，皆出戎馬充賦，有道之世各守分地，不相侵戰，故民間善馬不以服戎車，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。戎馬，齊其力以備戰者。郊者，二國相交之境。無道之世寇敵曰侵，郊外數戰，戎馬不得歸育于國庇，而生育于郊外也。糞下諸家並無車字，惟《朱子語錄》所說有之，而人莫知其所本。今按：張衡《東京賦》云：却走馬以糞車。是用老子全句，則後漢之末車字未闕，魏王弼註去衡未遠而已闕矣。蓋其初偶脫一字，後人承舛遂不知補車。郊，叶韻，闕車字則無韻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咎莫大於欲得，禍莫大於不知足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。

罪愆惡咎禍皆灾殃，而禍重於咎，兵端之起，其罪由於知土地之為可欲，知其可欲，務求得之則貪奪矣，此灾殃之始也。得之不知厭足，得隴望蜀，則戰爭無已時，此灾殃之極也。儻以各有分地，不求廣闢，為心知自足之為足，則不貪奪戰爭而常自足矣。

右第三十八章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

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，故雖不出戶而徧知。天道者，萬理之一原。內觀而得，非如在外之有形者，必窺牖而後見也。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不知其備於我，又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，故出彌遠而知彌少，烏能不出戶知天下哉？不覆說見天道者，未有不知目之萬而知本之一也，故不復言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至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，故能悉知天下之事。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，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。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，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，不窺而洞見一原，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事無不完成也。

右第三十九章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

為學者患寡而務博，故日日有所增益。為道者自有而反無，故日日有所減損。

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矣。

為道者減損其有為之事，損之又損，及損之既盡而無復有可損，則至於無為也。彼有為者為一事不過一事，為十事不過十事而已，其未為之事何啻千萬，不可勝窮，豈能事事而為之哉？惟無為者一事不為，故能事事無不為也。

取天下者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無事無所事即無為也，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，蓋德盛而自歸之，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之事，何足以取天下哉。

右第四十章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之心為心。

政和註曰：聖人之心虛而能受，靜而能應，如鏡對形，以彼妍醜，如谷應聲，以彼巨細，何常之有？董思靖曰：聖人無我，其心不滯於物而物來順應。王氏曰：凡思為應物而有。《書》云：自我民聰明。

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得善矣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得信矣。

民之善不善信不信，聖人不分其是非，皆以為善，以為信，不惟善者得善，信者得信，而不善者亦得善，不信者亦得信矣。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，蓋不善不信亦化而為善信，是人人得此善信也。

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，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歛歛，縮意。王氏曰：心無所主也。渾，意無適莫也。諸本歛歛作慄慄或作怵怵，皆恐懼意，惟王弼作歛，以心無所主釋之，與上下文意協。董思靖曰：渾、混同，蓋融化其異，混合其同。皆孩之謂不生分別。蘇氏曰：天下之善惡信偽各自是以相非，聖人則待之如一，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，而一以嬰兒遇之，無所喜嫉，是以善信者不矜，惡偽者不慍，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。○歛音翕。慄達叶切。

右第四十一章

出生入死。

出則生，入則死。出謂自無而見於有，入謂自有而歸於無。莊子曰：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又曰：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詎。又曰：有乎出，有乎入。皆以出為生，入為死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十者，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，大率分為十類。有三者，十類之中有三類也。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，不以風寒暑濕致疾，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，生之徒也。其反是者，逸貴之人內傷，勞賤之人外傷，羸悍之人不終其正命，死之徒也。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。

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

之，適也，趨也。動，作為也。生生，求以生其生也。厚謂用心太重。或仙術以延生而失宜，醫藥以衛生而過劑，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驕脆，十類之中亦有三類如此，其意正歌趨生而其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，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避兇虎，入軍不避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，死之徒有其三，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，則共為九矣。九之外有其一，太上真人也。攝猶攝政攝官之攝，謂不認生為己有，若暫焉管攝之，以虛靜為裏，柔弱為表，塊然如木石之無知，侗然如嬰兒之無欲，雖遇猛獸惡人，此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。蓋其查滓消融，神氣澹漠，如風如影，莫可執捉，無可死之質，縱有傷害之者，何從而傷害之哉？

右第四十二章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生之者，萌動而生之於春，萬物資始之元也。畜之者，止聚而收之於秋，保合大和之利也。形之者，因春生之物長之於夏，以盛大其形，品物流形之亨也。成之者，乘秋收之勢藏之於冬，以成完其實，各正性命之貞也。萬物生長收藏皆由乎道德，故萬物之於道也，尊之如父，於德也，貴之如母。道德二而一者也，春生者方自一本而散，故曰道生之，然道即德也；秋收者將自萬殊而歡，故曰德畜之，然德即道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莫之命而常自然。

人之尊貴必或命之，天子之尊，以上帝命之而後尊，諸侯之貴，天子命之而後貴，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，而萬物常自如此尊貴之也。

故道生之畜之、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

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，此但曰道而不言德，德亦道也。長育申言物形之也，成熟申言勢成之也，養申言長育，覆申言成熟，覆謂反本復命也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生，生之而形之也。為，畜之而成之也。不有，無生之之心。不恃，無為之之事。如無思無為之君長，雖長之而非有心有事於宰制也。此兼生長收藏四者，皆曰玄德而不言道，道亦德也。

右第四十三章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

始，道也。母，德也。有此天地之始，以為此萬物之母也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役身不殆。

人之生既得其母，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；既知中之有子，而又能守其母，母住而子不離矣。董思靖曰：人受氣以生，氣為母，神寓於氣，故為子。守母則氣專神安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此守母之法。《說文》：兌從八，聲。今按：非聲，當為從人從口，八象口上氣出，故《易》卦名兌者，亦取口象。塞其兌謂杜口不言，使氣不自口出。門者，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。先塞兌而後可閉門，由不言而漸調息減息以至無息也，如此則氣專於內，終身不因勞而政耗矣。凡人有事必須有言，每日開口而言，以成濟其應接之事，則氣耗而至於匱，終身不可救也。

見小日明，守柔日強。

小猶前章微字，所知見者微茫而不欲其明，則不過用其神以傷明，而日進於明矣。所執守者奕脆而不欲其強，則不暴使其氣嘆害強，而日進於強矣。見小者，育子也。守柔者，守母也。日或作曰，傳寫之誤。

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此言育子之法，水鏡能照物謂之光，光之體謂之明，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，復返而歸藏於其內，體之明也。夫神太用則竭，照見淵魚者不祥，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，含光以混世則無殃矣。是謂能掩藏常光之用，以復歸常明之體，故曰襲常。

右第四十四章 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，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

我者，汎言眾人，非老子自謂。介然音義與《孟子》介然用之成路同，倏然之頃也。知字句絕。施猶《論語》無施勞，《孟子》施施從外來之施，矜夸張大也。聖門顏子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無施勞，老子之學蓋亦若此，夸張最其所忌。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夸張，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，而欲行於大道，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。○介音戛。

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

徑者，小路，與大道相反。卑卑斂退者，大道也，其道甚平夷而易行。堂堂夸張者，小徑也，而人多好行之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資財有餘，是謂盜夸，非道哉。

此言夸張之事。有廷內而弗酒弗掃者，唐風之儉嗇，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。田蕪倉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，竭民力而無所蓄積。華佩服以為飾，豐酒肉以為養，私府庫以為富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多而以夸張於外，夏癸商辛是也，豈知道者所肯為哉。

右第四十五章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

植一木於平地之上，必有拔而偃仆之時；持一物於兩手之中，必有脫而離去之日。善建者以不建為建，則永不拔；善抱者以不抱為抱，則永不脫。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，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，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，有如善建善抱者也。

修之於身，其德迺真。

承上文而言，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，惟修德於身而已。修德於身，迺全吾常道之真也，身外皆長物，夫豈有所為而為哉。德修於身，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，而能保國延祚，如此非我欲之也。

修之於家，其德迺餘；修之於鄉，其德迺長；修之於邦，其德迺豐；修之於天下，其德迺普。

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治人。家者，一身之外，九族之內。鄉者，一家之外，鄉遂之內。邦者，鄉遂之外，邦畿之內。天下者，邦畿之外，四海之內。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，自近及遠，人人各修其德也。然豈人人而教之？我無為而民自化，無欲而民自樸爾。餘者，身之緒餘所及。長者，視一家又加長也。豐者，視一鄉又加大也。普者，視一邦又周徧也。邦，諸本作國，按諸《詩》：序用之邦，國焉之下。孔穎達疏引《老子》云：修之邦，德迺豐。蓋漢避高祖諱，改作國也，唐初聚書最盛，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。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

德修於身，以及於天下，無一不修，然亦因彼之自然，吾無與焉。物各付物，不相繫著，隨其所在，觀其所止，人人皆自得其分願，此大道無為之治，心迹兩忘，超然無累，如善建者無所建，善抱者無所抱也。邵子曰：以道觀道，以性觀性，以心觀心，以身觀身，以物觀物，雖欲相傷，其可得乎？邵子所言，蓋亦老子之意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上文五者並言，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于後。此者，天下也。以天下知天下，邦鄉家身亦若是矣，豈不至簡至易哉。

右第四十六章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

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，有如嬰兒也。上篇曰：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孟子曰：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蘇氏曰：老子言道德以嬰兒況之者，言其體未及其用也。

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毒蟲，蜂蠆之屬，以尾端肆毒曰螫。猛獸，虎豹之屬，以爪足拏按曰據。攫鳥，鷹隼之屬，以翼距擊奪曰搏。董思靖曰；全天之人，物無害者。蘇氏曰：無心之人，物無與敵，曷由傷之？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怡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啞不嘎，和之至也。

怡，赤子陰。號，啼也。啞，咽也。嘎，聲嘶也。形未完而氣自專，情未感而氣自應，由其精氣純一之極也。聲久費而氣不傷，由其和氣調適之甚也。

○怡子雖子何二切。嘎所訝切。

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

人能知赤子冲氣之和即常德也。知常德者，天真之明也。

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

祥，妖也，非天地正氣曰妖。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，則恃形而助氣，是以外養之幻身益其生，非氣之正也；因情而動氣，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，特人偽之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恃形而助者，形之壯。因情而動者，情之壯。凡物壯必老，是不得常道者也，不得道者早終而不能久。常如赤子則不壯，惡乎老？既不老，惡乎已？

右第四十七章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

此愛身存我也。以言耗氣，不知道也。知道者不言，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。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

此處世應物也。先自鈍其銳，以不銳解人之紛結；先自暗其光，以不光同人之塵昏。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，與世齊同，妙不可測，故曰玄同。

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我既玄同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。恩雖如骨肉，而人與之相忘，不可得而親也。邈然如塗人，而人不忍相遠，不可得而疏也。外名位貨財，而人莫能相益，不可得而利也。外死生禍福，而人莫能相損，不可得而害也。勢雖如君長，而人與之相狎，不可得而貴也。眇然如匹夫，而人不敢相慢，不可得而賤也。凡此六者，人所不能，己獨能之，故為天下之最可貴。

右第四十八章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

正者，法制禁令正其不正。管商以正治國，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，不恃法

制禁令以為正。奇者，權謀詭詐譎而不正。孫吳以奇用兵，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，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。奇者僅可施於用兵，不可以治國；正者僅可施於治國，不可以取天下。無事者，三皇無為之治，如天不言而四時行，百物生，不期人之服從，而天下無不服從，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。

吾何以知其然哉#6□

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，正可以治國，無事可以取天下者，何以知其如此哉？而下文答之也。

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

答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。忌諱謂畏避，防禁嚴密，本欲正民德也，然民一舉手搖足#7，輒陷罪戾，有所畏避，不得安生樂業而趁於貧矣。利器，利便於民之器，如網罟耒耜舟車之屬，本欲利民用也，然利器民得自為，雖度量權衡之公，亦將不出於上，無所統一，則國家黯無精采而疑為昏矣。技巧，造作利器之工，末業眾多，爭能競利，則有售奇偽之物者矣。法令者，民所畏憚，彰明易犯，民不聊生，則多為盜賊之歸者矣。八句所言二事，法令彰所以多忌諱，技巧多所以多利器，盜賊之有由於民貧，奇物之起由國家之昏。明庶政使民知畏避，來百工使民足財用，所謂正也。正以正，蓋期其國之治，然民貧於下而或為盜賊，政昏於上而售奇物，其效如此，是以之治國而猶不足也。

是以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又答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。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，既無所事，何心致天下之嚮附，而民自然而化，自然而正，自然而富，自然而樸，其效如此，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。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

承上兩節總言之。悶悶，不快人意。淳淳，不澆漓。察察，精明。缺缺，不滿足。極終之所至無事者之政，若悶悶無可喜，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樸，其民迺淳淳然，正者之政#8，若察察有可觀，然下貧上昏，物偽人亂，其民迺缺缺然。故借禍福為譬，人以為禍者，不知福倚於禍之旁，譬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民也。人以為福者，不知禍伏於福之中，譬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也。禍不終於禍而終於福，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，孰能知其終之所至何如哉？

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詬。民之迷，其日固已久矣。

就正之一字設問。復，反也。詬，不善也。以正治國，可謂善矣，而其民缺缺，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？蓋正與不正對，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，正善

而奇不善；善不善對，善一反則為不善之祆。惟無所謂正，無所謂善，而不至反為奇之祆也。能知此者，其惟聖人乎？常人迷昧不知此理，其日固已久矣，非自今日然也，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，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。以無正為正，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？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又就無事二字設譬。方如物之方，四隅有稜，廉如堂之廉，一面有稜，其稜皆如刀刃之能傷害人，故曰割曰劌。割之害差重於劌，人之方者無轉旋，廉者無分辨，其遇事觸物必有所傷害。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言，以訐人之短。光者不能韜晦炫耀其行，以暴己之長。聖人之無事者，以不事為事，方者必割，以不方為方則不割；廉者必劌，以不廉為廉則不劌；直者必肆，以不直為直則不肆；光者必耀，以不光為光則不耀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皆無事之譬也。○劌古衛切。

右第四十九章

治人事天，莫如嗇。

人所成之形，天所受之氣，治事修之養之也。嗇，所入不輕出，所用不多耗也，留形惜氣要術也。

夫惟嗇，是以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可以有國。

復，反還其初。重，多也。積，畜聚於內也。德，所得於天之冲氣。克，勝也。極，終窮也。有，保有之。國以喻人之身。嗇於用氣，則虧者全，衰者盛，而早得以反還其初，所得之冲氣畜聚於內者，有增無減。氣充滿則能勝外物，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。氣之生息不絕，莫知其終窮之時，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。氣無終窮，則能保有其身，而形長留於世矣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。德者，萬物身形之母。保有身形者，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，故可長久。氣為身形之母，氣能留形，形亦能留氣。氣之生於下，如木有根，養形以培根則根深不拔；氣之榮於上，如果有蒂，養形以滋蒂，則蒂固不脫。根不拔則木永不枯瘁，蒂不脫則果永不隕落，此身所以長生，目所以久視，而能度世不死也。深根固蒂，形之留氣；長生久視，形之留氣也。

右第五十章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三竟

#1 上仁者：原脫『上』，據粵雅本補。

#2 二者：原作『一者』，據粵雅本改。

#3 失譽：原作『失舉』，據粵雅本改。

#4 雖高：『高』字原脫，據粵雅本補。

#5 中之有子：『中』前疑脫『母』。

#6 吾何以知其然哉：通行本此句後有『以此』二字。

#7 舉手搖足：『手』原作『乎』，據粵雅本改。

#8 正者之政：『政』原作『三』，據粵雅本改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四

臨川吳澄述

德經下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

小鮮，小魚也。國大則民眾，治大國當以簡靜，不可擾動其民，如烹小魚，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。

以道莅天下者，其鬼不神。

莅，臨也。鬼，天地之氣。神，靈怪也。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，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，簡靜而不擾其民，故民氣和平，充塞兩間，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，故鬼不為靈怪興妖灾也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，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之。

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，雖能靈怪而不為妖灾傷害人也。所以不傷害人者，非自能如此也，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，不傷害天地之氣，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。曰鬼曰神，皆天地之氣，名二而實一也。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交，皆也。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，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。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，以其簡靜而民氣和平也。兩者不相傷，皆由於聖人之德，故皆歸德於聖人也。

右第五十一章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

交，會也。大國者，諸小國之交會，如水之下流，為天下眾水之交會也。

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

牝不先動以求牡，牡常先動以求牝，動求者招損，靜俟者受益，故曰以靜勝牡。動求者居上，靜俟者居下，故曰以靜為下。或曰牝字其一疑衍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大國不恃其尊，謙降以下小國，則能致小國之樂附；小國甘處於卑，俯伏以下大國，則能得大國之見容。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，下而取謂小

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。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，大者宜為下。

大國下小國者，欲兼畜小國而已。小國下大國者，欲入事大國而已。兩者皆能下，則大小各得其所。然小者素在人下，不患乎不能下，大者非在人下，或恐其不能下，故曰大者宜為下。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，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。

右第五十二章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

萬物之奧，萬物之最貴者。奧，室之西南隅。寢廟之制，有堂有室，室在內，故室為貴。室中之制，東南隅曰突，東北隅曰宦，西北隅曰屋漏。奧，尊者所居，故奧為貴。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。寶，人所重，善人向道而進脩，可以取重於人。不善人向道而改悔，亦可以自保其身。○突音杳。宦音頤。

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

申言善人之寶。善人以道取重於人，嘉言可愛，如美物之可以鬻賣；卓行可宗，高出眾人之上。

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

申言不善人所保。不善人以道保身者，畏威寡罪，身獲全安，是不善之人，道亦何嘗棄之也。

故立天子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申言道者萬物之奧。有道之人，天命之以君師之位，則立之為天子；君命之以師傅之職，則置之為三公，皆以有道而貴也。拱璧，合拱之璧。駟馬，一乘之馬。拱璧先駟馬猶《春秋傳》言乘韋先十二牛也。坐，跪也。朝聘之享，駟馬陳於外，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。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，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，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，拱璧駟馬不如此道，故萬物貴之而以為奧也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為天下貴。

又總上三節而言。貴此道言萬物之奧，求以得言善人之寶，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。自古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為人所寶，得遂所求邪？不善人以此道保其身，免陷於罪邪？道所以為天下貴也。天下釋萬物，貴字釋奧。

右第五十三章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

凡以無為而為者，老氏宗旨也。身行之事，以無事為事，口食之味，以無味為味，皆演為無為一句之旨。
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

作，起也。所以得遂其無為者，能圖其難於易之時，為其大於細之時也。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，始細而終大，終之難起於始之易，終之大起於始之細，故圖之為之於其易細之始，則其終可不至於難，可馴至於大，而不勞心勞力，所以能無為也。若不早圖之，急為之於其始，則其終也易者漸難，細者不大，心力俱困，無為其可得乎？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

此言圖之於其易。

命抱之木，生於豪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此言為之於其細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上言事之難易，此言心之難易。始焉輕易諾人者，其終難於踐言，則寡信矣。始之多易者，終必多難，故不待至終難之時，而心以為難。雖始易之時，而心猶難之，始終皆不敢易，所以終無難。

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上言事之大小，此言心之大小。雖已大而心常自小，已多而心常自少。雖有怨當報，然不自恃其大且多，而急求伸直欲報其怨，亦惟自處於小與少，而甘受屈辱姑報以德也。蓋始小而少之時，心固不敢自以為大，終大而多之時，則心亦不敢自以為大，始終皆能自小，所以能成其大也。

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矣。

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。始雖以為難，至終而不以為難，始雖不敢以為大，至終而自以為大，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。故必慎終如始，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，始不為大，而終亦不為大，則終無敗事也。

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

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。有心於為其事者，意欲遂其成而或反敗之；有心於執其物者，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。無所為則無成與敗矣，無所執則無得與失矣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上言為者不若無為，執者不若無執。此言聖人之欲，以不欲為欲，聖人之學，以不學為學。難得之貨，人所欲者不貴重之，是不欲人之所欲也，故曰欲不欲。眾人所趨者，我則不趨，眾人掉臂過而不顧，我則還反其處，是不學人之所學也，故曰學不學。凡此不欲學者，蓋以萬物之理無為而自然，故吾亦無

為而與萬物同一自然，如輔之於輪輻相依附而為一也。章首言為無為，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，此一章之意相始終。

右第五十四章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

有所知為明，無所知為愚。古者聖人明己之德以明民德，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。惟其愚而不能使之知，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。老子生於衰世，見上古無為而治，其民淳樸而無知，後世有為而治，其民澆偽而有知。善為道者化民為淳樸，非欲使之明，但欲使之愚而已。此憤世矯枉之論，其流之弊則為秦之燔經書，以愚黔首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

民之所以難治者，以其明智之多，是以法出姦生，令下詐起。以智治國，謂聰明睿知以有臨，使其民亦化而明智，則機巧慧黠而難治，以智治國者，國之賊害也。不以智治國，謂自晦其明以莅眾，使其民亦化而愚昧，則倥侗顛蒙而易治，不以智治國者，國之福利也。

知此兩者亦楷式。

兩者，以智與不以智也。楷者，以為模楷效法之也。式，自處於卑也。乘車者，直躬憑較則為自處於高上，俯首憑式則為自處於卑下。不自處以智而自處以愚者，不高上而自卑下也。

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迺至於大順。

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人，則為玄妙之德。玄妙之德深遠而不淺近，故人不可測知。人皆欲智，我獨欲愚，是與物相反也。相反，相逆也。不相反，相順也。與物相順而不足以為順，相逆雖不順，迺所以為順之大，故為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。

右第五十五章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也，故能為百谷王。

百谷之水同歸江海，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。江海之委在水下流，能下眾水，故能兼受百谷之水為之王也。王之所以能兼有天下之人者，亦若是。

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

言下之，卑屈其言而不尊高。身後之，退却其身而不前進。此聖人謙讓盛德，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為之，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。

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。

重，難也。害，患也。聖人能下之後之，處人之上，人不以為難，處人之前，人不以為患。

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天下樂於推戴，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。蓋以其卑抑退遜，不爭處上處前，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上爭先者，而聖人得位得時，竟得以上人先人也。董氏曰：德下之則形上矣，德後之則形先矣。揚雄云：自下者人高之，自後者人先之。

右第五十六章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#1。

不肖，無所肖似，疑若一無所能。道大似不肖，猶達巷黨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成名也。蓋惟大而不可名，故無可稱而似不肖。董氏曰：有所肖似，則同於一物，何足以為大。

夫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：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持，守而不失。慈，柔弱哀閔而不剛強。儉，寡小節約而不侈肆。不敢先，謙讓退却而不銳進。持此三寶，故雖大而似不肖也。

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。

慈者似怯而不勇，迺所以為勇；儉者似狹而不廣，迺所以能廣；器有形之物，長為之上也，不敢先者，居人後而不為長，然自後者人先之，迺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之長也。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，而剛強以為勇，侈肆以為廣，銳進以求為先，則將不能保其生，皆死之徒也。

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慈者，生之道，七之德，為三寶之首，此下專言慈之一寶，而二寶在其中矣。慈者，人人親之如父母，豈有子而敵其父母，攻其父母者哉？故以慈而戰守，則人不忍敵攻，是能勝能固也。縱有來敵來攻之寇，人助其父母者多，亦必能勝能固，或人力不逮，天亦將救助之，不令其敗且潰。天所以救助之者，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。曹操苻堅吞噬無厭，不慈之甚，吳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，其禦寇也不得已而應之，比之曹苻，則此善於彼亦近於慈者。赤壁風火勢順而北船燬，青岡風鶴聲聞而氏眾奔，吳晉雖弱，挫曹苻百萬之兵，是亦天救之也。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申言慈之寶。四句四善字，三句言用兵，一句言用人也。古者車戰為士，甲士三人在車上，左執弓，右持矛，中御車掌旗鼓，皆歌其強武。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，將戰，必激發其眾，欲其奮怒，然後能與敵爭雄而取勝。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，士不欲其強武，戰不欲其奮怒，勝敵不待與之對陣較力，兵刃不施，彼將自屈。吾之智能雖在人上，歉然若不智，己雖有能，退然若

不能。自處於其下，用他人之智為智，用他人之能為能，不武不怒不與為敵而自勝者，以不爭爭德，如天之不爭而勝也。為之下者，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成己之事，如天之無為而成，故曰配天。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，故曰古之極。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執無兵，仍無敵。

又申言慈之寶。不敢字言用兵，用兵有言者，用兵者嘗有是言。為主，肇兵端以伐人也。為客，不得已而應敵也。進寸，難進也。退尺，易退也。仍，就也。不為首兵但為應兵，雖為應兵亦不欲戰，不敢近進，寧於遠退。進戰者，整其行陣而行，攘臂以執兵而前進以仍敵#2。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，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，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。○無行音杭。

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行三軍臨事而懼，不敢輕敵也。輕敵則輕戰，以至殺人而喪吾慈寶矣，禍莫大焉。雖未進戰，然一有輕敵之心，則已有殺人喪寶之漸，故曰幾喪吾寶。抗，舉也。哀者，慈心之見。蘇氏曰：兩敵舉兵相加，而吾出於不得已，則有哀閔殺傷之心，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。蓋慈者之勝不慈，非戰而敗之，不戰而屈之即勝也。

右第五十七章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，其言甚易知，其事甚易行也。世降俗末，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，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宗貴於族而統一族，君貴於國而主一國。柔弱謙下可以為眾言之統，如族之有宗；可以為諸事之主，如國之有君。老子嘆時人愚而無知，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既已嘆之又若幸之，非幸之也，深嘆之爾。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，此我之言所以為貴。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，則我與眾同，不足貴矣。褐，毛布，賤者所服。人不知聖人，但見其外之所被如褐而不之貴，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。

右第五十八章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

知而若不知，上智之人聰明睿知，守之以愚，故曰上。不知而以為知，下

愚之人耳目聾瞽，自謂有所聞見，故曰病。

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病病猶患其所患，以不知為知病也。以為病而病之，則不復有此病矣。

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聖人生而知之，雖知猶若不知，豈有不知為知之病乎。其不病也自然而然，非由病病而然也。聖人不恃其生知，己雖無病可病，然見不賢而內自省，於眾人有病之可病者，亦惕然以為病而病之，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，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。

右第五十九章

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

威，可畏者，損壽戕身之事。大威，大可畏者，死也。人不畏其所可畏，必戕身損壽，以速其死，有大可畏者至矣。莊子曰：人之所取畏者，衽席之上、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，過也。

無狎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

無毋通，禁止辭。狎，玩習。所居，身之所處。厭猶惡而棄之也。平日所處，凡損壽戕身之事，無所畏憚，狎習為常，安然為之，言不畏威也。厭所生謂傷生速死，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，大威至矣。

夫惟不狎，是以不厭。

不狎，舊本作不厭。廬陵劉氏云：上句不厭當作不狎。今從之。夫惟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，是以不厭其所生，而大可畏者不至矣。

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自知，自知愛身之道。自見，自顯著所知以示人。自貴即後章貴生，言貪生之心太重也。聖人於自愛之道，雖自知於中，然含德襲明，知若不知，亦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。雖自愛之篤，然體道自然，若無以生為，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。彼謂自見自貴，此謂自知自愛，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，不狎則有不厭之福，皆為眾人言爾。若聖人，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，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，內有自知自愛之實，內無自見自貴之迹。所無者，所去也。所有者所取也。

右第六十章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

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。敢，敢為惡。不敢，不敢為惡。設言二人皆麗于法，其一勇於敢者，敢為惡之心過於人，蓋怙終故犯之人也，則當殺之。《虞典》以為賊刑，《周誥》以為非眚，惟終迺不可不殺是也#2。其一勇於不敢者，不敢為惡之心過於人，蓋眚灾誤犯之人也，則當活之。《虞典》謂眚灾肆

赦，《周誥》謂非終，惟眚時乃不可殺是也。刑故宥過，兩者帝王之刑。老子之意則又不然，言此兩者一利一害，利謂勇於不敢而活之者為宜，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恐或誤殺也，然則不敢者固宜活之，敢者亦不宜殺之也。

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，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，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？其人雖可殺，聖人猶有難之之意，而不敢輕易殺之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聖人不輕易殺之，則為惡者皆得漏網，而天網不漏也。天之於惡人，非如人之以力與爭，而天定自能勝人，非如人之以口與言，而其應如響應聲。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，至惡有惡報，雖用智計不可逃免。天雖無心，坦然平易，而巧於報應，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。天網恢恢，廣大似若疏而不密，然未嘗失一，惡人無得漏網者，聖人雖不殺之，而天自殺之也。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

奇，不正也。使愚民常有畏死之心，而奇邪為惡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則人人知畏，孰敢為惡？然雖殺惡人，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，則是民愚不知畏死。雖為惡者必遭刑殺，彼亦無所懼上之人，奈何以死懼之而輕易殺人乎？

常有司殺者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手矣。

不以死懼其人，為惡者可不殺乎？曰：有司殺者在。司殺者，天也。惟天為能殺人，惟大匠為能斲木，人欲代天殺人，猶代匠斲木也。代斲者手必多傷，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。蓋不有人禍，必有天刑。

右第六十一章 凡五節，一節言用刑正例，不可盡從，蓋衰閔過厚之意。二節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。三節言天之能為人殺者以示教。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。五節言人欲代天殺者，以示戒大哉。老子之慈乎。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

食謂君所食於民者。稅則民之所出，以供上之食者也。上多取於民，則民飢且貧矣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

上有為，以智術御其下，下亦以姦詐欺其上，故難治也。

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輕，易也。生生之厚，求生之心太重也。賢猶勝也。貴生，貴重其生，即生生之厚。求生之心重，保養太過，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。至人非不愛生，順

其自然，無所容心，若無以生為者，然外其身而身存，賢於重用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也。

右第六十二章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

人生則肌膚柔軟，而活動可以屈伸，死則冷硬而強直不能屈伸。草木生則枝莖軟脆，死則枯槁堅硬，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。

故堅強者，死之徒，柔弱者，生之徒。

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，推此物理，則知人之德行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，是死之徒也，柔弱者善保其生，是生之徒也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

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，敵輕而玩之，故勝。恃強者慮淺而驕，敵懼而備之，故不勝。兵法始如處女，敵人開戶示之弱也；後如脫兔，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。秦兵過周，超乘三百，竟敗於殽。齊兵入晉，桀石投人，竟敗於。此恃強不勝之驗也。共，兩手所圍也。木之弱而搖動者，為近末之小枝，強而不搖動者，則為近根合拱之大榦也，因言兵而並及於木。

故堅強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，是處下也，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。木強者近根之榦，是處下也，不得如小枝之處上。推此物理，則知人之德行，凡堅強者矜己凌人，必蹶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，柔弱者眾所尊戴而得處人上矣。

右第六十三章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

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，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。凡弛弓俯其體，則附在上，弰向下，張之而仰其體，則附向下，弰在上。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下，舉弰之下者使之在上，天道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，其補不足如舉其弰而使之高。

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

天道虧盈而益謙，人則并寡以益其多，吞小以益其大，取貧以益其富，此所以逆天道也。

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惟有道者。

有道之君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不自有其貴富，菲飲食，惡衣服，卑宮室，為天下惜財而不苟費；制田里，教樹藝，薄稅斂，使民家給人足，是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也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，其不欲見賢邪？

聖人之功能蓋天下，此有餘者也。不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，不居其所成

之功而若無功，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，皆損己之有餘也。

右第六十四章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以其無以易之也。

金石至堅強，然磨金石皆須用水，是水為攻堅強之第一物，莫有能先之者，雖欲以他物易之，而無可易之者也。

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能行。

水為至柔弱之物，而能攻至堅剛之金石，此柔弱能勝剛強。天下之人莫不知之，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者，蓋欺之也。

是以聖人云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

垢，污穢也。不祥，不吉善也。污穢不吉善，人所恥賤以為卑辱，聖人則不然，雖一國以污穢不吉善之名歸之己，皆受之而不辭，蓋能柔弱，甘以卑辱自處，非如剛強之人欲以尊榮上人也，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社稷，民所嚮往而可以王天下。剛強者神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，柔弱者神祐民附有國有天下。此柔弱勝剛強之效也。

右第六十五章

正言若反。

老子以反為道之動，德之玄，故雖正言之每若反於正。正而若反，亦如明而若昧，進而若退，直而若屈，巧而若拙之類，蓋若昧乃所以為明，若退乃所以為進，若屈乃所以為直，若拙乃所以為巧，若反乃所以為正。下文言和怨者正欲救助善人，而反不足以為之，此正言若反也。舊本以此為上章末句，今按：上章聖人云四句作結，語意已完，不應又綴一句于末，他章並無此格，絕學無憂章、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為一章之綱，下乃詳言之，此章亦然。又反怨善三字叶韻，故知此一句當為起語也。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

和，平之也。怨，有所憤恨於人。大怨，其怨深至。餘怨，其怨藏宿於中而不盡為，如夫子為衛君乎之為猶言救助之也。善，善人也。怨者兩相仇，必和而後解。兩善人自無怨，而何待於和。兩惡人有怨，則惡貫滿盈而自相殘，或一勝一負，或俱傷兩敗，旁人靜觀之可也。惟善人不幸與惡人有怨，善人平恕，雖無仇惡人之心，惡人忿狠，必有仇善人之事，惡人報怨則善人受害矣。故有心救助善人者，必須和其怨，使之解仇釋憾，意欲為善人也。然阻遏惡人報怨之心，使不得逞，中有藏宿不盡之怨，暫和於今，暴發於後，是今日之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，而安可以為善人乎？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

執左契不責於人，無心待物也。契者，刻木為券，中分之各執其一，而合

之以表信。取財物於人曰責。契有左右，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，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。臨川王氏曰：《史記》云操右契以責事，《禮記》云獻田宅者操右契，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證。謂執左契者，己不責於人，待人來責於己，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，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。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，不若無心待物，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。

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

有德，無心待物。無德，有心待物。徹，通也。古者助法，一井之田分為九區，八家各受私田一區，其中一區為公田，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，私田百畝所收，或食九人，或食八人，或食七人，或食六人，下食五人，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。周改助為徹法，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，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，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。司左契者任人來取，無心計較其人，故曰有德司徹。法者患其不均，有心計較，故曰無德。和怨者恐善人受害，有心為之，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之家，恐其所得者寡矣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與猶為也。聖人無心待物，不遏惡人之報怨，忍坐視善人之受害乎？曰：天道無所私親，常救助善人。聖人雖無心於為善人，而天常為之，必不令惡人得以肆毒也。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，此言聖人不和怨而天為善人，老子之道無為自然，一付之天而已。然天之殲惡祐善，豈若人之有心哉。惡者必禍，善者必福，理之自然而然爾。

右第六十六章

小國寡民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

十人為什，百人為伯。什伯之器，重大之器，眾所共也。不用者，不營為，不貪求，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。重死者，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。不遠徙者，生於此，死於此，不他適也。老子欲挽衰周，復還太古，國大則民眾難治，得小國寡民而治之，使其民毋慕於外，自足於內如此也。

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

舟輿甲兵，非一人所可獨用，謂什伯之器也。無所乘，無所陳，不用也。無所往，則無用乎舟輿；無所爭，則無用乎甲兵。

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民淳事簡，上古結繩之治可復。雖有書契亦可不用，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。

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

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。以所食之食為甘，以所服之服為美，充然自足，愛養其生，言重死也。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，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，言不遠

徙也。惟老死於所生之處，孰肯輕易遠徙哉？

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使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此言民皆懷土。雖相鄰之國，目可以相望，雞犬之聲，耳可以相聞，如此至近，至老死不相往來，不但不遠徙而已。

右第六十七章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辨，辨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言之實者不飾美，言之美者必虛飾而非實。實有能者口不好辨，好辨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。實有知者學不務博，務博以廣者非實知其理也。此書卒章其言如此，則其書和平簡約，不辨不博，蓋實善實知，故皆真實之言，而不虛飾以為美也。

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

不積謂虛而無有。為人以所善言，與人以所知言。虛而無有，故所應不窮。以積為有，則所應有限，豈能愈有愈多也哉。莊子曰：以有積為不足，無藏也，故有餘。

天之道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為而不爭。

利者，害之對，有利則必有害。天之道雖利而不害，以不利而利之，是以不害。為者爭之端，有為則必有爭。聖人之道雖為而不爭，以不為而為之，是以不爭也。

右第六十八章 總結二篇，以見五千言之意皆不出此。

老氏書字多誤，合數十家校其同異，考正如右。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，然有不當分而分者，定為六十八章，云上篇三十二章，二千三百六十六字，下篇三十六章，二千九百二十六字，總之五千二百九十二字云。臨川吳澄題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四竟

#1 其細：粵雅本作『其細也夫』。

#2 而前進：『而』原作『不』，據粵雅本改。

#3 不可不殺：『殺』前原脫『不』，據粵雅本補。

#4 言之美者：『者』字原脫，據粵雅本補。